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一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漢藏比較語言學中的幾個問題

龔煌城*

本文檢討漢藏語言的比較研究與漢語上古音構擬的互動關係。理論上，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應該是在漢語上古音構擬完成之後才能進行，必須要到漢語上古音構擬完成之後，才有可能根據構擬的上古漢語與藏、緬語作比較，構擬原始漢藏語。然而由於漢語上古音構擬當中有一些特殊的困難，必須藉助於漢藏語言的比較來提供解決的線索，這才造成這兩個不同的研究層面之間糾結不清的結果。本文討論其中所牽涉的幾個問題，釐清構擬漢語上古音與漢藏語比較研究的關係。

關鍵詞：漢藏語比較研究 漢語上古音構擬 比較語言學方法

* 中央研究院院士

壹・前言

漢語歷史語言學的開創人、瑞典的漢學家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在一九二八年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此文發表後不久趙元任先生便把它翻譯成中文〈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登於本刊第一本第三分 (1930)。在此文中高本漢提到構擬漢語上古音的四種方法。第一種他認為最重要的方法是漢藏語言的比較研究，可是他同時也認為要作這種研究，當時時間尚未成熟，因此在該論文中他對這一問題未作任何討論。其他三種方法依次是：漢語中古音語音系統裡的空檔所透露的有關上古音的訊息，上古的諧聲字，以及《詩經》的押韻等。

該文發表至今已經過八十年，儘管在這期間漢語上古音的研究有若干重大的突破，然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依然呈現一片紛亂的景象，可以說是眾說紛紜，在學者之間很少有共識。主要原因在於上古音的構擬各家看法不同，而對同源詞的認定又是意見分歧。在高氏發表他對漢語上古音研究的成果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40) 的時候，他的上古音構擬乃是歷史上破天荒的創舉，是當時唯一的構擬。要做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唯有依據他的構擬。然而由於他的構擬有很多問題，無論在聲母或韻母方面都有很多缺陷，所以根據他的構擬無法建立漢藏語言之間的對應關係，因而也無從構擬原始漢藏語。繼他之後有很多學者進行上古音研究，提出各種修正意見，我們才有機會從各種不同的構擬當中做比較取捨，判斷什麼樣的構擬才是正確的。

漢語上古音的構擬與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息息相關，兩者處於互相依存的關係，可以互相印證，互相啟發，但也可能造成扭曲附會，惡性循環的結果。要避免負面的結果，促成漢藏語比較語言學正面的發展，有下列幾件事值得提出來討論。

貳・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必須遵守的原則

一・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必須重視個別語言的內部研究

語言的比較研究必須根據個別語言客觀的研究，這本來是自明的道理，無庸爭辯的事。然而我們卻看到這樣一個自明的原則往往受到背離。例如：漢藏語很重要的同源詞如「妣、死、四」等字，高本漢（1957, 566n, 558a, 518a）構擬為 *pjər, *sjər, *sjəd。其藏緬語的同源詞白保羅（Benedict 1972, #36, 134, #232, #410）構擬為 *piy, *siy, *b-liy。白保羅的構擬本來是完全根據藏緬語內部的比較證據而來，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參看龔煌城 2003, 201-203），然而不知是否受到高本漢漢語上古音構擬的影響，白保羅在該書出版時臨時改變了主意，未說明任何理由就在注188中說：「現在看來，承認藏緬語言有元音 ə 較好，但它只在非結尾位置上出現。這特別是指韻母 *-əw 和 *-əy（比構擬為 *-uw 和 *-iy 更恰當）」。如此一來，就把原來是正確的構擬 *piy, *siy, *b-liy 改為 *pəy, *səy, *b-ləy。¹ 這麼更改的結果雖然與漢語的 *pjər, *sjər, *sjəd 比較，兩者都具有元音 ə 的形式，但卻是誤導的。表面上看來，這樣的改變似乎是有利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然而實際上卻造成了扭曲。因為在漢語方面，早在他之前已經有王力（1937）與董同龢（1944）的研究，論證高本漢構擬為 -əd/r 的韻部其實應該分為兩部，脂部與微部（根據李方桂〔1971〕的構擬，脂部為 *-id，微部為 *-əd），而上面幾個字都是屬於脂部，應該構擬為 *pjidx, *sjidx, *sjids 才對。如此看來，這些字的漢藏語比較呈現如下的面貌：

	漢語上古音	原始藏緬語	原始漢藏語 ²
1. 妣	*pjidx ‘deceased mother’	*piy ‘grandmother’	*pjid
2. 死	*sjidx ‘to die’	*siy ‘to die’	*sjid
3. 四	*sjids ³ ‘four’	*b-liy ‘four’	*ljid

把上古漢語脂部與微部分立，乃是根據漢語內部文獻資料研究的成果，現在已經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成為定論。關於脂部（三等韻）的韻母，學者之間有不同的構擬。董同龢（1944）構擬為 *-jed，王力（1957）構擬為 *-iei，藤堂明保（1957）構擬為 *-jer，李方桂（1971）則構擬為 *-jid。繼他之後，學者大多傾向於構擬 *-i- 元音。例如 Starostin (1989, 387) 構擬為 *-ij，白一平 (Baxter

¹ 參看該書書末 Appendix II, English-TB index, ‘grandmother’, ‘die’, ‘four’ 下的詞形。按：Matisoff (2003) 仍然沿用這些構擬，也仍然引用高本漢 (1957) 的上古音構擬。

² 以下原始漢藏語的構擬只包括詞幹部份。

³ 白保羅認為漢語「四」的 *s- 乃是受「三」牽引而產生。

1992, 451) 構擬為 -jij, 潘悟雲 (2000, 217, 262) 構擬為 *-i, 鄭張尚芳 (2003, 168) 構擬為 *-i (死 *hlji? > s-, p. 472)。在幾種不同的構擬之間做選擇，漢藏語的比較可以提供很重要的判斷依據。

上古漢語韻部的建立基本上是根據古代典籍中韻語的歸納而來，然而韻語中出現的字畢竟有限，無法作全面性的分類。清代的學者段玉裁由研究古代文字的諧聲偏旁而發現它與古韻的類別大致相同，乃有「同諧聲者必同部」⁴ 的說法，雖然也有一些例外，江有誥認為是「大抵吻合」。⁵ 我們現在研究上古音韻，基本上是遵守「同聲必同部」的原則。遇到例外情形還可以據以研究古代方言的差異或造成例外的原因。而我們的語音構擬是否能夠解釋例外的情形，也正是考驗擬音優劣的根據之一。

上古韻部入聲韻與陽聲韻，以舌根音收尾的共有六類（職蒸、覺冬、藥、屋東、鐸陽、錫耕），而以雙唇音收尾的則只有兩類（緝侵 *-əp/m；葉談 *-ap/m），至於以舌尖音收尾的則介於兩者之間，共有三類（質真 *-it/n；物文 *-ət/n；月元 *-at/n）。⁶ 李方桂 (1971) 認為以舌根音收尾的六個韻部其實可以分為兩類，以普通舌根音收尾的有四類（錫耕 *-ik/ng；職蒸 *-ək/ng；鐸陽 *-ak/ng；屋東 *-uk/ng），而以圓唇舌根音收尾的則有兩類（覺冬 *-əkw/ngw；藥 -akw）。因此他認為上古漢語共有 *-a, *-ə, *-i, *-u 四個元音。⁷ Gong (1980) 即根據這四個元音系統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建立了漢藏語元音的對應關係，構擬了原始漢藏語的元音系統。

有些學者鑑於古藏文有五個元音，而又因為漢語方面舌根音收尾的字共有六個，遂認為要說明漢語與藏語的關係必須假定至少有六個元音（例如 Bodman 1980；鄭張尚芳 1987；Starostin 1989；白一平 1992；潘悟雲 2000等），乃將漢語上古韻部再加細分，將文獻資料研究所得的一個韻部分為二類、三類，甚至四類，⁸ 使各種韻尾都可以有六個元音（包括 a, e, i, o, u, ə/u/i）與之結合的結

⁴ 段玉裁，〈古十七部諧聲表·序〉。

⁵ 江有誥，《音學十書》，〈古韻凡例〉：「古人同聲之字，必是同部，取三代有韻之文證之《說文》諧聲，大抵吻合。」

⁶ 本文中所使用的韻部名稱係根據郭錫良 (1986, 5)。

⁷ 關於李方桂 (1971) 四個元音系統的辯護請參看龔煌城 (2005)。

⁸ 但是仍然沿用傳統韻部名稱，而加注 A, B, C (如 Starostin 1989) 或 1, 2, 3 (如潘悟雲 2000)，加以區別。他們沿用了傳統韻部名稱，因此與過去的研究可以接軌，而避免造成混亂。然而因為他們在同一個韻部下構擬了幾個不同的元音，所以在實質上仍然是等於把一個韻部分成數個韻部。

構，例如 Starostin (1989, 403-407, 397-402) 將傳統的文部分為四類 *-ən, *-un, *-ər, *-ur，將元部分為五類 *-an, *-en, *-on, *-ar, *-or，如此一來，加上真部的 *-in，在舌尖音韻尾 *-n 前共可以出現六種元音 (*-in, *-en, *-ən, *-an, *-un, *-on)，在 *-r 前面共可以出現四種元音 (*-ər, *-ar, *-ur, *-or) 的結果。⁹ 白一平 (1992, 564) 與潘悟雲 (2000, 262) 則將傳統的談部分為三類 *-am, *-em 與 *-om，侵部分為三類 *-im (潘悟雲 *-um) 、*-im 與 *-um。如此一來，在雙唇音韻尾 *-m 前共可以出現六種元音 (*-am, *-em, *-im, *-im, *-um, *-om)。表面上看來，這樣的系統結構整齊，分布均勻，很符合一般語言的普遍現象，同時又與古藏文更為接近，應該是有利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才對。然而實際上它卻扭曲了漢語音韻的歷史演變（這一點下節將會提到），同時也得不到比較證據的支持。這樣構擬的結果，不但無法解釋漢語內部很多古代的押韻和文字的諧聲關係，也不符合漢藏語比較研究所顯示的證據。例如：Starostin (1989, 548-592) 在他的新的韻部分類下所作的《詩經》韻表，把不少在以前的韻部分類下認為是正確的押韻，歸類為不正確的押韻 (netočnye rifmy)。而潘悟雲 (2000, 246) 將「覃」聲的「譚」構擬為 *g-dom，「禪」構擬為 *g-dum，違反諧聲的基本原則，造成元音不同的字可以互相諧聲的結果。潘悟雲、馮蒸 (2000, 215) 所列的諧聲表中，同一個聲符同時出現在談三 (*-om) 與侵三 (*-um) 下的竟多達八個（凡、函、僉、覃、咸、召、參、夾），背離了我們所遵循的「同聲必同部」的原則。Starostin (1989) 在構擬上古音的同時也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然而他的構擬在很多地方並無法解釋漢藏語的對應關係。例如他將傳統的歌部分為 *-aj, *-oj，脂部分為 *-əj, *-ij, *-uj, *-ej，元部分為 *-an, *-en, *-on, *-ar, *-or，文部分為 *-ən, *-un, *-ər, *-ur，結果也與漢藏語的比較證據背道而馳。根據這些上古音構擬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只是增加困難而已。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將會提到。

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必須能確立嚴整的對應關係，並據以構擬原始漢藏語的詞形，以便能合理說明從原始漢藏語到個別語言的音韻演變。

⁹ 以上參看 Starostin (1989, 429)。Starostin (1989, 426ff.) 將傳統的葉部分為兩類 *-ap 與 *-ep，緝部分為兩類 *-əp 與 *-ip，故在雙唇音韻尾前共可以出現四種元音。

上面已經提過，上古韻部以雙唇音收尾的只有兩個（*-əp/m 與 *-ap/m）。然而白一平（1992）與潘悟雲（2000）卻把它們分成六個，至於 Starostin（1989）雖然主張六個元音，卻是認為在雙唇音韻尾前只有四個。同是主張六個元音系統的學者彼此之間見解也不一，其情形如下：

李方桂（1971）四元音系統

ə	i	a	u
緝 *-əp	-----	盍 *-ap	-----
侵 *-əm	-----	談 *-am	-----

Starostin（1989）六元音系統

ə	i	e	a	o	u
緝 -əp	緝 *-ip	葉 *-ep	葉 *-ap	-----	-----
侵 *-əm	侵 *-im	談 *-em	談 *-am	-----	-----

白一平（1992）、潘悟雲（2000）六元音系統

i(u)	i	e	a	o	u
緝 *-ip	緝 *-ip	盍 *-ep	盍 *-ap	盍 *-op	緝 *-up
侵 *-im	侵 *-im	談 *-em	談 *-am	談 *-om	侵 *-um

對這些不同的構擬，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可以提供檢驗的依據。以下我們將利用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證據，來測試到底根據哪一個系統才能在漢藏語之間確立嚴整的對應關係，並據以構擬原始漢藏語的詞形，合理說明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暫以書面藏語為代表）的音韻演變。

漢字「含、擒、姦、陰、𠂇」¹⁰ 諸字共同含有聲符「今」，根據「同聲必同部」的原則，我們可以確定這些字在上古漢語中屬於同一個韻部，具有相同的元音與韻尾。這些字都有藏語同源詞如下：

	漢	藏	
*-əm	4. 含 *gəm	N-gam	'put in the mouth'
*-im	5. 擒 *N-grjəm	s-grim	'catch, to hold fast'
*-im	6. 姦 *khjəmx	khyim	'pit, house'

¹⁰ 這些字都是屬於高本漢 GSR 651 系列的字，擬音則改用我們的構擬。

	漢	藏	
-um	7. 隅 <i>'rjəm</i>	rum	‘shade, darkness’
*-um	8. 戮 <i>*khəm</i>	N-gum, imp. khum(s)	‘to kill’

上面的例子足以解釋，為什麼在上古音系統中以 *-m 收尾的韻只有 *-am (談) 與 *-əm (侵) 兩個韻部，而沒有 *-im, *-um 等韻部。答案乃是：在上古以前發生了如下的語音變化：

原始漢藏語 *-im > 上古漢語 *-əm

原始漢藏語 *-um > 上古漢語 *-əm

另外，漢語的數詞「三」在《詩經·召南·摽有梅》二章中與「今」押韻，與上面所舉的各字同屬侵部，「三」也是屬於最後一種對應關係。許多學者鑑於藏語「三」作 gsum，而把「三」構擬為 -u- 元音：如雅洪托夫 (Yakhontov 1960; 1986, 68) 構擬 *sum，白一平 (1992, 785) 也構擬 *sum，鄭張尚芳 (2003, 453) 構擬為 suum > soom。結果「三」與「今」本來是屬於規則的押韻，卻成為例外押韻。Starostin (1989, 428) 的系統中因為沒有 *-um 音節，所以他仍然把「三」構擬為 *səm，因此依他的構擬這首詩屬於規則的押韻。比較下面四家的構擬：

	李方桂 (1971)	Starostin (1989)	白一平 (1992)	鄭張尚芳 (2003)
9. 三	<i>*səm</i>	səm	*sum	*suums
10. 今	<i>*kjəm</i>	kəm	*k(r)jim	*krum

Peiros and Starostin (1996, IV:110) 構擬上古漢語「三」為 səm，原始漢藏語為 *sūm。依據這樣的構擬，原始漢藏語的 *-um 在上古漢語中演變為 *-əm。這乃是正確的解釋。

*sum				
11.	OC	三	<i>*səm > sâm</i>	‘three’
	WT		gsum	‘three’
	WB		sûm ^o	‘three’

以上的例子顯示，在漢藏語比較研究中嚴守個別語言分際的重要性。從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原始漢藏語的 *-im, *-um, *-əm 在上古漢語中合併而為一，

鑿煌城

都變成 *-əm，所以在諧聲字中才可以使用同一個聲符，而原始漢藏語的 *-əm 在藏語中則演變為 -am。例如：

*gəm			
12.	OC	含	*gəm > γām ‘hold in the mouth’
	WT		N-gam, imp. goms ‘to put into the mouth’
*sjəm			
13.	OC	心	*sjəm > sjəm ‘heart’
	WT	bsam	‘thought, mind, heart’ 心，心思
		sem(s), fut. bsam, imp. som(s)	‘to think’

關於藏語現在式 sem(s) 的 -e- 元音，Coblin (1976, 54, 64) 認為是由詞尾 *-d 所引起的變化 (*samd > *semd > sems)，而詞幹 (stem) 即是 *sam (Coblin 1986, 93)。至於命令式 som(s) 的 -o- 元音，自 Shafer (1951) 以來研究藏語動詞變化的學者都認為是由古代的命令式詞尾 -o 所引起的變化（參看 Coblin 1976, 48）。如此看來，原始漢藏語到古藏語的變化乃是 *gəm > gam, *sjəm > sam。至於 *gams-o > goms 以及 *sam(s)-o > som(s) 的變化，乃至 *samd > *semd > sems 的變化乃是屬於藏語內部的變化。我們不能因為藏語中有 -e- 與 -o- 元音而企圖在上古漢語中去構擬 *-e- 與 -o- 元音。

漢語的 *-əm 有時對應藏語的 -im, -um，有時對應藏語的 -am。這是由於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中間漢語發生了 *-im > *-əm, *-um > *-əm 的變化，而在藏語方面則發生了 *-əm > -am 的變化所造成。從漢藏語比較中所獲得的資訊有助於了解個別語言語音演變的歷史。如果越過個別語言的分際，強以藏語的語音結構為藍本，改動漢語的韻部分類以符合藏語的結構，只會造成扭曲而無助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

另外，根據李方桂 (1971, 61) 的構擬，上古漢語有圓唇舌根音韻尾 *-kw, *-ngw, *-gw，而它們只出現在 *-ə- 與 *-a- 元音後面，這種情形與 *-m/p 有類似的地方。在上古漢語中 *-m/p 前面也只有 *-ə- 與 *-a- 元音可以出現。我們在這裡要提出的問題是：在原始漢藏語中是否有像 *-ikw/ngw, *-ukw/gw 這樣的音節？如果有，它們在上古漢語與原始藏緬語的發展是怎樣？有一個很重要的漢藏同源詞，漢語「目」*mjək ‘eye’，藏語 mig，緬甸語 myak，他們的對應關係

在 Gong (1980) 的論文中未曾提到。對此 Coblin (1986, 76) 曾提出一個很有創意的構擬，他的構擬如下：

*mjikw

- | | | | | |
|-----|----|---|-----------------|-------|
| 14. | OC | 目 | *mjəkw < *mjikw | 'eye' |
| | WT | | mig < OT myig | 'eye' |
| | WB | | myak | 'eye' |

另外上古漢語東部字 *-ung 有時對應藏語的 -ung，有時對應藏語的 -ong，上古漢語屋部字 *-uk 有時對應藏語的 -uk，有時對應藏語的 -ok（藏文寫作 -og）。潘悟雲、馮蒸 (2000, 198) 據此把侯屋東三部構擬為 *-o, *-ok, *-ong。但依我們的看法，在這裡藏語的 -ong, -ok 對應緬甸語的 -wang, -wak，我們認為這乃是由原始漢藏語 *-ungw, *-ukw 元音分裂所引起的變化。本文提出的假設如下：（英文釋義後面括號內數字係引用高本漢〔1957〕諧聲系列之號碼）

*-ungw

- | | | | | |
|-----|----|---|---------------------------------|---|
| 15. | OC | 洞 | *dung < **dungw | 'to flow rapidly' (1176, h) |
| | | | | 'hole, cave; deep, profound; make a hole, penetrate' |
| | WT | | dong < *dwang < **dungw | (高本漢 1923, 325) |
| | | | | 'a deep hole, pit, ditch; depth, deepness, profundity' |
| | WB | | twâng < *tungw < **dungw | 'hole, pit' |
| | | | thwâng < *thungw < *sdungw | 'make a hole into, scoop out' |
| 16. | OC | 筒 | *dung < *dungw | 'tube' (1176, g) |
| | WT | | dong-po, ldong-po | 'tube' |
| 17. | OC | 同 | *dung > *dungw | 'together, join, assemble' |
| | WT | | sdong-ba, sdongs-pa (rdongs-pa) | 'to unite, to join
(in undertakings),
to associate one's self with' |
| 18. | OC | 用 | jwong < *lungš > *lungws > | 'use, employ' (1185, a) |
| | WT | | longs < *lwangs < *lungws | 'to use, to enjoy' |

19.	OC 容 jwong < *lung > *lungw >	'contain, hold; at ease, easy; pleased' (1187, a)
	WT long < *lwang < *lungw	'leisure, time'
	*-jukw	
20.	OC 足 *tsjuks < *tsjukws	'to add, to heap'
	*tsjuk < *tsjukw	'enough, sufficient'
WT	chog < *tshjog < *tshjwak	'to be sufficient, sufficiency'
WB	cwak < *tsukw	'add, superadd'
	*-ukw	
21.	OC 族 *dzuk < *dzukw	'clan, kin, group of families'
WT	tshogs < *tshwags	'an assemblage of men'

以上各例，做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學者大都會提到，但是 Coblin (1986, 53, 151, 155, 144) 據此構擬原始漢藏語的 *-ong, *-ok，認為它們在上古漢語演變成 *-ung, *-uk。潘悟雲、馮蒸 (2000, 198) 則據以主張東部、屋部（我們構擬為 *-ung, *-uk）的韻部應該構擬為 *-ong, *-ok。對這一點龔煌城 (2005, 66-69) 曾提出反對的理由加以辯難。

叁・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與漢語上古音的構擬

一・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可以用於檢驗不同的學者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是否能合理解釋對應關係。

潘悟雲 (2000, 251-266) 曾提出評價構擬優劣的五項標準。其中第五項是：構擬的詞形「與親屬語同源詞的語音比較是否貼切」。以下我們將從這個觀點來檢討各家構擬的優劣。

上面已經提到，上古漢語的韻部以 *-t/n 收尾的，共有三類（月元部 *-at/n，物文部 *-ət/n，質真部 *-it/n），另外以元音或半元音收尾（指在中古音時代）的上古韻部也有三類（歌部，微部，脂部）。這些韻部之間無論在諧聲或押韻都有密切的關係。各家對這些韻部的構擬如下：

高本漢 (1940)	質部 *-et, -ed 真部 *-en 脂部 *-ər	物部 *-ət, -əd 文部 *-ən 微部 *-ər	月部 *-at, -ad 元部 *-an 歌部 *-a, *-ar
董同龢 (1944)	質部 *-et 真部 *-en 脂部 *-ed	物部 *-ət 文部 *-ən 微部 *-əd	月部 *-at, -ad 元部 *-an 歌部 *-a
王力 (1957)	質部 *-et 真部 *-en 脂部 *-ei	物部 *-ət 文部 *-ən 微部 *-əi	月部 *-at 元部 *-an 歌部 *-a
藤堂明保 (1957)	質部 *-et 真部 *-en 脂部 *-er	物部 *-ət 文部 *-ən 微部 *-ər	月部 *-at 元部 *-an 歌部 *-ar
李方桂 (1971)	質部 *-it 真部 *-in 脂部 *-id	物部 *-ət 文部 *-ən 微部 *-əd	月部 *-at, -ad 元部 *-an 歌部 *-ar
白一平 (1992)	質部 *-it 真部 *-in, -ing 脂部 *-ij	物部 *-ət, -ut 文部 *-ən, -un 微部 *-ij, -uj	月部 *-at, -et, -ot 元部 *-an, -en, -on 歌部 *-aj, -ej, -oj
潘悟雲 (2000)	質部 *-it, -ik 真部 *-in, -inj 脂部 *-il, -i	物部 *-ət, -ut 文部 *-ən, -un 微部 *-ul, -ul	月部 *-at, -et, -ot 元部 *-an, -en, -on 歌部 *-al, -el, -ol

上面各家的構擬，最大的不同，在於脂、微、歌三部韻尾的構擬。其他六部因為在中古音（甚至在現代有些方言）都仍然是收 -t 或收 -n 尾，所以推到上古時代，認為也是收 -t 或收 -n 尾，各家並沒有異見。問題是脂、微、歌三部在中古時代或收半元音（寫為 -i）或收元音。由於這三部與 -n 尾有諧聲或押韻的關係，所以有些學者推測它們在上古帶有 -d 尾、-r 尾或 -l 尾。因為這樣的舌尖音在中古漢語並不存在，所以有些學者懷疑這樣構擬的正當性，認為它在上古漢語中乃是半元音 -j。

漢藏語的比較研究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到底要根據哪一家的構擬來作比較。這一個問題困擾著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學者。漢語上古音研究是一門專門的領域，

要作深入的研究必須投入相當的時日。藏緬語的領域更為寬廣，學者很難兩邊兼顧。加以研究上古音的學者除了高本漢與鄭張尚芳（2003）以外都沒有提供包括所有上古詞彙的全面性的構擬。藏緬語學家要作比較研究最方便的方法乃是引用高本漢的“*Grammata Serica Recensa*”，而這一點可能即是著名的藏緬語學家 Matisoff 在他二〇〇三年出版的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一書中仍然不得不引用高本漢的原因。高本漢以後各種不同的構擬相繼出現，實在也使人有無所適從的感覺。為了促進漢藏語比較研究的發展，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必須作內部的檢討，建立一些評價優劣的標準。

在這裡我們想利用漢藏語中比較可靠的同源詞來作測試，看看哪一個構擬較容易圓滿說明漢藏語的對應關係。茲以我們在上面所提到的脂部字為例，來比較各家的擬音：

（一）脂質部

	22. 姦	23. 死	24. 四
	deceased mother	to die	four
高本漢	*piər	*s̥iər	*s̥iəd
王力 ¹¹	*piei	*siei	*siēt
董同龢	*pied	*s̥ied	*s̥ied
藤堂明保	*pjer	*s̥jer	*s̥jer
李方桂	*pjidx	*sjidx	*sjidh
白一平	*pjij?	*s̥ijj?	*s(p)jj/tʃ
Starostin	*pij?	*s̥ij?	*s-lhij-s (1989, 227)
潘悟雲、馮蒸	*př-	*s̥ř-	*řjs (2000, 195)
藏語	phyi-mo	N-chi < *N-shi	bzhi < *blyi
緬甸語	ə-phê < ə-phiy	se < siy	lê < *lîy
原始藏緬語	*piy	*s̥iy	*b-liy

從漢藏語的比較資料來看，這一部字藏緬同源詞都作 -i- 元音。緬甸語雖然作 -e，但在古代碑文中它是寫作 -iy 的，所以白保羅原先也把原始藏緬語的詞

¹¹ 本文所引用的王力的構擬悉依郭錫良（1986）。

形構擬為 *-iy。在漢語方面，各家的構擬中舌尖音韻尾前原先都沒有 -i- 元音，到了李方桂（1971）才把其他學者構擬為 -e- 的脂真質部元音改為 -i-，這乃是基於音韻系統以及音韻分布的考慮。從漢藏語比較的觀點來看，它正對應藏緬語的 -i。他在這裡構擬了 *-d 韵尾，與緬甸語作比較，正對應它的 -y。我們據此推測原始漢藏語原來有個 -d 韵尾，它在漢語上古音中保存，而在古緬甸語中演變為 -y。但是在上古漢語中構擬濁塞音韻尾，遭到很多反對，認為藏緬語中只有一套塞音韻尾 -k, -t, -p（藏語書寫作 -g, -d, -b）。白一平（1992, 335）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構擬不帶濁塞音韻尾的漢語上古音不但簡化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也較符合漢語內部的證據」。

然而我們在這裡要指出另一種對應關係，是必須假設有濁塞音韻尾 -d 才能解釋得通的。例子如下：

	25. 曰 sun, day	26. 漆 paint	27. 血 blood
高本漢	*níět	*ts'íět	*xiwet
王力	*níět	*ts'íět	*xiwět
董同龢	*níjet	*ts'íjet	*xiwet
李方桂	*njit	*tshjit	*hwit
白一平	*njit	*tshjit	*hwit
Starostin	*nit	*shit, *chit ¹²	swit
藏語	nyi	tshi, rtsi	----
緬甸語	ne < *niy	cê < *tsîy	swê < *swiy
原始藏緬語	*niy	*tsiy	*s-hwiy

漢語「日、漆、血」等字是入聲字，各家的構擬毫無例外都構擬 -t 韵尾，然而它們在藏緬語的同源詞卻都是開音節，不帶任何韻尾。白保羅（1948, 199）根據這樣的情形認為漢語的 *-t 是詞尾 (suffixed -t)，但是這樣的解釋從漢語的構詞法上看毫無根據，在漢藏語比較中也無法解釋緬甸語 -y 的來源。潘悟雲（2000, 215）作了漢藏語的比較，看到漢語有 -t 的地方藏語卻沒有，他從藏語的角度說：「有些同源詞（藏語）不帶詞尾，如……日 ni, 漆 rtsi，原因不詳」。從我們的觀點，這幾個字藏語雖然沒有韻尾，緬甸語同源詞卻作 *-iy，因此白保

¹² 「漆」Starostin (1989, 574) 構擬為 *shit，Peiros and Starostin (1996, IV:27) 構擬為 *chit。

羅據以構擬原始藏緬語 *-iy。如果假設這個 -iy 來自 *-id，它與漢語質部 (*-it) 的關聯便很容易了解。原始藏緬語的 *-iy 有時對應漢語的（脂部）*-id，有時對應漢語的（質部）*-it。這一點只要假設原始漢藏語有 *-it~*-id 的交替就可以解釋。這比認為藏緬語的 *-iy 有時對應漢語的（脂部）*-ij，有時對應漢語的（質部）*-it，更容易了解。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這裡漢藏語的比較證據有利於李方桂（1971）把脂部構擬為 *-id，而不利於白一平、Starostin 以及潘悟雲把脂部構擬為 *-ij 或 *-i。

脂部字除了對應藏語的 -i 以外，也有對應藏語的 -il 與 -ir 的例子：

28. 底	*tid > tiei	'bottom'	m-thil	'bottom, floor'
29. 洗	*sid > siei	'wash'	b-sil	'wash'
30. 擠	*tsid > tsiei	'push'	N-tshir	'to press'

關於這幾個字各家的構擬如下：

	28. 底 bottom	29. 洗 wash	30. 擠 push
高本漢	*tiər	*siər	*tsiər
王力	*tiei	*siei	*tsiei
董同龢	*tied	*sied	*tsied
李方桂	*tidx	*sidx	*tsid
白一平	*tjij?	----	*tsij
Starostin	*təj?	----	*čəj
潘悟雲（2000, 196）	*til	----	*tsil
藏語	m-thil	b-sil	N-tshir
原始藏緬語	----	*(m-)syil	----

藏語是漢藏語中保存 -l 尾與 -r 尾的語言。上面的漢藏同源詞如果可靠，則表示在原始漢藏語時代這些語詞應該是收 -l 尾或 -r 尾。如果在上古漢語中這些語詞仍然有舌尖韻尾，則最大的可能是，當時的韻尾仍然是 -l 尾或 -r 尾。如此看來，上面諸家中把韻尾全部構擬為 -d 或 -j 都是不正確的。在上古漢語中可能 -id, -il, -ir 三種音節都存在。我們上古音研究以韻腳的歸納為基礎，無法發現三種音節分布的情形。這是我們上古音研究所受的限制。

(二) 微文部

上古漢語中有若干例外的押韻與諧聲，這是考驗各種不同的構擬解釋能力的試金石。押韻與諧聲在原則上必須是韻母相同才可以，換句話說，押韻與諧聲不但元音要相同，韻尾也要一樣。然而在《詩經》中以及在諧聲字中我們卻看到 -n 尾音的字與非 -n 尾的字押韻與諧聲的例外情形。例如：《詩經·小雅·庭燎》三章「晨 džjɛn、輝 xjwɛi、旂 gjɛi」押韻，¹³ 從諧聲字上來看輝 xjwɛi 從軍 kjuən 得聲（而輝 xjwɛi 又有 yuən 一讀）；旂 gjɛi 則是從斤 kjən 得聲。我們在構擬漢語上古音的時候，通常是假定中古收 -n 音的字，在上古也收 -n 音。反過來，在中古不收 -n 尾的字，在上古也不收 -n 尾。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上古漢語 -n 尾與非 -n 尾押韻、諧聲的情形。這種現象在漢語內部容許各種不同的解釋，高本漢（1929, 182）曾認為這是因為在方言中發生了語音變化，使韻尾 -n 消失的緣故。但後來在“Word families in Chinese”（1934）一文中放棄這樣的主張，認為原來在這些字後面有某種舌尖韻尾，後來消失（或變成 -i 尾）。他經過幾個漢藏語同源詞的比較，認為藏語有 -l, -r, -s 韵尾，是漢語所無的。這三種韻尾在漢語中合而為一。構擬上古音要在這三者之間作一選擇，因為他認為有 -s > -r 音變的可能，遂選擇了 -r 音。

高本漢把微部字構擬為 -ər。但是他的說法並沒有受到後來的學者普遍接受。王力（1957）把微部字構擬為 -əi，董同龢與李方桂構擬為 -əd。潘悟雲構擬為 *-ul 與 *-il。Starostin（1989）則把這些字（在他是屬於文C）不管它們在後來（中古音）是變成 -n 尾或 -i 尾都一律構擬為 -ər 尾，另外把微部字（在他是屬於脂A，他不分脂微，統稱為脂部）構擬為 *-əj。上面幾個字各家的構擬如下：

高本漢	晨 *d̥jən、輝 *x̥iwrə、旂 *g̥jər	軍 *k̥iwrən、斤 *kjən
王力	晨 *z̥lən、輝 *x̥iwrəi、旂 *g̥jəi	軍 *k̥iwrən、斤 *kjən
李方桂	晨 *d̥jiaŋ、輝 *x̥wjaŋ、旂 *giəŋ	軍 *kwjaŋ、斤 *kjən

¹³ 此處所引用的是李方桂（1971, 5-7）所用的中古音。下文凡是引用到中古音都準此。又本文引用中古音的構擬時不加*號，而引用上古音時則不論是引用哪一家的構擬都一律加*號。

Starostin (1989)	晨 *d(h)ər、輝 *swər ¹⁴ 、旂 *gər	軍 *kur、斤 *kər
白一平 (1992)	晨 *djin、輝 *hwijj、旂 *gijj	

以上五種不同的構擬，除了 Starostin 以外都遵守一個原則，即語音演變的規律性：上古 -n 尾音到了中古都保存 -n 尾。只有 Starostin 的構擬必須假定上古 *-r 尾字到了中古有些變爲 -n 尾（如晨 *d(h)ər、軍 *kur、斤 *kər 等字），有些則變爲 -i 尾（如輝 *swər、旂 *gər 等字）。這些例外的押韻與諧聲到底應該如何解釋，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提供了解讀上古漢語這些現象的一個依據。漢藏比較的例子如下：¹⁵

漢語		藏語	
31. 分 *pjən	‘divide, distribute’	N-bul, N-phul	‘to give’
32. 貧 *bjiən	‘poor’	dbul	‘poor, poverty’
33. 猶 *phjən	‘to fly’	N-phur	‘to fly’
奮 *pjəns	‘fly up’		
34. 粉 *pjən	‘flour’	dbur	‘to smooth’
35. 根 *kən	‘root’	khul	‘the bottom’
36. 銀 *ngjən	‘silver’	dngul	‘silver’
37. 輝 *xwjəd > xjwěi	‘bright’	khrol-khrol	‘bright’
38. 歸 *kwjəd > kjwěi	‘return’	N-khor	‘to return’
39. 飛 *pjəd > pjwěi	‘to fly’	N-phur	‘to fly’

上面的例子顯示，原始漢藏語的 -l 與 -r 在上古漢語中有些變成 -n（例31-36），有些變成中古的 -i 音（例37-39），並不是全部變成 -n。例33與例39的同源異形詞 (doublet) 顯示這種變化可能是屬於方言的差異。我們從這個觀點看「輝 xjwěi、旂 gjěi」，「軍 *kjuən、斤 *kjən」諸字，很可能在上古漢語中都各有 -n 尾與 -l (或 -r) 尾的方言差異。在《詩經·小雅·庭燎》三章中「晨 džjən、輝 xjwěi、旂 gjěi」押韻，可能是在那裡這些字都讀成 -l (-r) 尾，或都讀成 -n 尾音。這是上古音構擬中的不確定性，雖然漢藏語的比較證據，使我們

¹⁴ Starostin (1989, 581) 把輝字構擬為 swər，原因不詳。但據他的書 (p. 711) 「軍」是屬於他的「文D」類，依據他的構擬韻母應該作 -ur。

¹⁵ 關於這個問題較詳細的討論，請參看龔煌城 (1993)。下面所引用的漢語是李方桂 (1971) 所構擬的上古音。

了解到上古漢語中所存在的方言差異的問題，也使得我們對上古漢語中所存在的例外押韻與諧聲的性質得到較深入的了解，然而我們的知識仍然有限，無法作更精確的判斷。可得而言的是，至少在目前，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知識來判斷構擬的得失。對於「輝 *xjwěi*、旂 *gjěi*」這一類的音，在上古階段構擬 -r 尾或 -l 尾，可能都比較正確，構擬 -i 尾、-j 尾或 -d 尾，則難於解釋上面所提到的各個現象。尤其是像同源異形詞「飛 *pjər」與「奮 *phjən」（或「奮 *pjəns」）以及「衣 *jər*」與「隱 *jənx*」這一類聲訓，我們如果假定它們原來是 *pjər, *jər，但在 -r > -n 的方言裡它們讀作 *pjən, *jən，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¹⁶ 但是「輝 *xjwěi*」雖然從「軍 *kjuən*」得聲，卻不一定能保證「軍 *kjuən*」字一定就是來自 -l 尾，因為還有一個可能性不能排除，即它始終是 -n 尾字，倒是 -l 尾的「輝 *xwjəl」字在 -l > -n 的方言裡讀為 *xwjən，而「輝」字即是在該地區製成的字。關於「斤 *kjən」字情形也是一樣。漢字在古代不同的地區產生，我們對此所知不多，無法作精確的判斷。因此 Starostin 把「軍、斤」等字構擬為 -r 尾（軍 *kur、斤 *kər）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從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觀點來看，在這種情形構擬為 -n 尾還留下 -n 尾在更早時期是來自 *-r 或 *-l 的解釋空間。如果在沒有把握的情形下構擬 -r, -l 尾，而在漢藏比較中卻發現在其他語言的反映是 -n 時，便會遭遇很大的困難。漢語 *-r (Starostin 的構擬) 對應藏語 -n，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對應關係是這樣，要認為原始漢藏語原來是 *-r 或 *-n 都有困難——如果原來是 *-r，那麼 *-r > -n 在藏語是不可能的演變（書面藏語有 -r 音，它並沒有變成 -n 音）；如果原來是 *-n，那麼 *-n > -r 在漢語是不可能的演變（漢語有 -n 音，它並沒有變成 r 音）。

漢語的 -n 原則上對應藏語的 -n。例子如下：

	漢語		藏語	
40. 奔	*pən	‘run, elope’	pun	‘to run over’
41. 昏	*smən	‘dusk, darkness’	dmun	‘darkened, obscured’
42. 尊	*tsən	‘honorable’	btsun	‘respectable’

¹⁶ Peiros and Starostin (1996, I:115) 也認為「飛」、「奮」與 N-phur 是漢藏同源詞。但是他們構擬「飛」‘fly’為 *pjər，「奮」‘fly up’為 *pərs 則很難解釋二字與藏語 N-phur ‘to fly’的關係。

這些例子同時也顯示原始漢藏語舌尖音前面的 -u- 在上古漢語中演變成 -ə¹⁷，所以如果像很多學者那樣，在上古漢語韻部中另外分出 *-ur, *-un 等音，表面上好像對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有利，實際上卻是傷害了我們對漢語音韻史的了解。在上古韻部中另外分出 *-on, *-en 也同樣沒有根據。上面例38, 39顯示藏語的 -o- 對應漢語的 -wə，原來藏語的 -o 有一部份是來自於原始漢藏語的 *-wə 或 *-wa。如果上古四個元音的系統已足以解釋所有可靠的漢藏語對應關係，就沒有理由與必要假設六個元音。Starostin 在他的上古音系統中構擬了 *-ur (文D) 與 *-or (元F) 音節，可是藏語 N-phur ‘to fly’ 對應漢語「飛」（他構擬為 *pəj），藏文 N-khor ‘to return’ 對應漢語「歸」（他構擬為 *kwəj），並不對應他的 *-ur 與 *-or，可見他的構擬與比較證據並不合。依照我們的看法，上面例38, 39應該構擬如下：

漢語	藏語		
43. 歸 *kwjər > kchwěi	‘return’	N-khor	‘to return’
44. 飛 *pjər > pjwěi	‘to fly’		
奮 *pjərs > piuən	‘fly up’	N-phur	‘to fly’

關於這兩個字的原始漢藏語我們構擬為「歸 *kwjər」、「飛 *pjur」，由這兩個詞形演變為上古漢語，在漢語方面是發生了 *-ur > *-ər 的變化，在藏語方面則發生了介音 (-j-) 的脫落以及 -wə- > -o- 的變化。這兩種變化發生在所有的詞彙，不只是這兩個詞彙而已。

我們在先前已經看到，脂部字除了 *-id 以外還有 *-il, *-ir 的音節。微部字也一樣，除了上面所舉的 *-əl 與 *-ər 以外還有 *-əd 的音節。例如：

漢語	藏語	緬甸語
45. 煙 *smjədx ‘fire’	me ‘fire’	mî ‘fire’

把脂部字構擬為 *-id, *-il, *-ir，微部字構擬為 *-əd, *-əl, *-ər，似乎是直接挑戰一個韻部只有一種韻母的假設。但是實際上一個韻部主元音相同，而韻尾雖然有 *-d, *-l, *-r 的不同，卻都是同部位的輔音。這與其他學者在同一個韻部下構擬不同的元音情形不同。在過去，同一韻部下各家也都允許構擬發音部位相同

¹⁷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看到，在雙唇音韻尾前面情形也相同，即 *-um > *-əm。

而發音方法不同的韻尾。¹⁸ 從音韻結構的觀點看，這種結構比較整齊。從分布的觀點看，這種分布比較自然。我們可以很自然的假設 *-d, *-l 與 *-r 可以在 -ə-, -a-, -i- 各種不同的元音後面出現（只是不能在 -u- 後面出現，因為在那裡 *-u- > *-ə-）。我們構擬上古音的基礎是韻腳，而韻腳數目有限，難免掩蓋若干語言事實。本節所討論的字我們的構擬如下：¹⁹

押韻	晨 *C-djən > dʒjən、輝 *xwjəl/n > xjwěi、旂 *gjəl/n > gjěi
諧聲	軍 *kwjəl/n > kjuən、輝 *xwjəl/n > xjwěi
	斤 *kjəl/n > kjən、旂 *gjəl/n > gjěi

(三) 歌元部

歌部字高本漢構擬 *-a, *-ar, 董同龢 (1944) 構擬 *-a, 王力 (1957) 構擬 *-a, 後來 (王力 1985) 改為 -ai。其他的學者或構擬 *-ar (藤堂明保、李方桂)，或構擬 *-aj (白一平)，或 *-al (潘悟雲)。從漢藏語比較的觀點來看，這一部字有 *-al, *-ar, *-ad 三種來源。至於 *-aj 則充其量是後起的、方言的演變。可能是 *-al/r/d > ai 演變的結果所產生。

上古漢語歌部字 (中古開音節字) 與元部字 (中古 -n 尾字) 有密切的關係。這兩部字在諧聲字或《詩經》的韻腳都有接觸。例子如下：以下是高本漢 (1940; 1957) 的構擬。

諧聲	番 *p'jwān	皤 *b'wär, *p'wär
	難 *nân	儻 *nâr
	端 *twân	惄 *tjwar
《詩經》	〈衛風・竹竿〉	左 *tsâ、瑳 *ts'â、儻 *nâr
	〈小雅・隰桑〉	阿 *-â、難 *nâr、何 *g'â
	〈陳風・東門之枌〉	差 *ts'â、(原 *ngiwân) ²⁰ 、麻 *ma、娑 *sâ

¹⁸ 例如在上文中我們把脂部 (*-id) 與質部 (*-it) 分開，但傳統上是把兩者合稱為脂部，有區別必要時稱前者為脂部陰聲類，後者為脂部入聲類。這兩類可以據它們在中古是否有 -t 韵尾而加以區別。可是 *-id, *-il, *-ir 後來演變相同，難於區別。

¹⁹ 關於「晨 *C-djən」的構擬，請參看龔煌城 (2006, 692)。

²⁰ 高本漢認為「原」字不入韻。

高本漢把歌部字分為兩類，凡是押韻或諧聲與 *-n* 有接觸的，他構擬作 *-ar*，其他字他認為是開音節。²¹ 從上面的例子看，他構擬「燔」作 **b'wär*, **p'wär*、「儻」作 **nâr*、「懦」作 **t̪iwar*。這些字與「番 **p'jwǎn*」、「難 **nân*」、「端 **twân*」諧聲，只要認為在方言中發生 *-ar > *-an 的變化，便可以得到解釋。支持這樣解釋的漢藏同源詞有如下的例子：

	漢語		藏語	
46.	燔 * <i>bjan</i>	'burn, roast'	N-bar	'to burn, to blaze'
47.	蹯 * <i>bjan</i>	'paw'	spar, sbar	'the grasping hand, paw, claw'
48.	難 * <i>nan</i>	'calamity'	mnar	'to suffer'
49.	竿 * <i>kan</i>	'rod'	mkhar	'staff, stick'
50.	半 * <i>pans</i>	'half'	dbar	'between two, middle'
51.	鮮 * <i>sjan</i>	'fresh fish'	gsar	'new, fresh'
52.	燦 * <i>tshans</i>	'bright, splendid'	mtshar	'beautiful, bright'

但是構擬「左」作 **tsâ*、「瑳」作 **ts'â* 而與「儻」**nâr* 押韻，構擬「阿」作 *-â、「何」作 **g'â* 而與「難」**nâr* 押韻，則難於解釋押韻的情形。從漢語內部的同源異形詞以及漢藏同源詞的對應關係來看，「瑳」*tshâ* 'white and brilliant' 與「燦」*tshân* 'bright, splendid' 是一組同源異形詞，它們同時也與藏語 *mtshar* 'beautiful, bright' 同源，「佐」*tsâ* 'to aid, assist' 與「贊」*tsân* 'assist' 也是一組同源異形詞，要解釋這些語詞必須假定漢語會發生 *-ar > -ân 以及 *-ar > -â 的不同的方言變化。

53.	瑳 * <i>tsharx</i> > <i>tshâ</i>	'white and brilliant'	燦 * <i>tshars</i> > * <i>tshans</i> > <i>tshân</i>	'bright'
54.	佐 * <i>tsarx</i> > <i>tsâ</i>	'to aid, assist'	贊 * <i>tsars</i> > * <i>tsans</i> > <i>tsân</i>	'assist'

另外從「可」得聲的「歌」'to sing, song'，Matisoff (2003, 401) 拿來與藏語 *gar* 'to dance'、緬甸語 *ka'* 'to dance' 比較。由此看來，〈小雅·隰桑〉「阿 *-â」、「難 **nâr*」、「何 **g'â*」（高本漢的構擬）的押韻，很可能原本是「阿 *-ar」、「難 **nar*」、「何 **gar*」，或在 *-r > *-n 的方言地區「阿 *-an」、「難 **nan*」、「何 **gan*」的押韻。上面的說明同時也指出，高本漢把歌部字兩分，分成 *-a 與 *-ar，與這裡所呈現的情形不符合，應該合為一類。

²¹ 高本漢 (1940, 17, 20) Class I 屬於開音節，Class VI 屬於 -ar 音節。

Starostin (1989, 579) 與白一平都把歌部字構擬為 -aj，Starostin 更把元部字中凡是在諧聲上與後來演變為開音節的字有關的都構擬為 -ar（白一平則構擬為 -n），他們對歌部字的構擬也面臨與高本漢同樣的困難。依照 Starostin (1989, 567) 與白一平 (1992) 的構擬，以下三首詩的押韻情形如下：

Starostin:

《詩經》 〈衛風・竹竿〉	左 *cāj?、瑳 *shāj?、儺 *n(h)ār
〈小雅・隰桑〉	阿 *?āj、難 *nār、何 *g(h) āj
〈陳風・東門之粉〉	差 *shāj、（原 *ŋwar ²² ）、麻 *mhrāj、娑 *sāj

白一平：

《詩經》 〈衛風・竹竿〉	左 *tsaj?、瑳 *tshaj?、儺 *naj?
〈小雅・隰桑〉	阿 *?āj、難 *nan、何 *gaj
〈陳風・東門之粉〉	差 *tshraj、原 *ngwjan、麻 *mraj、娑 *saj

按照 Starostin 的構擬，上面的詩都要算作不正確的押韻。按照白一平的構擬，上面的詩第二、三首是不正確的押韻。從諧聲的觀點看，Starostin (1989, 579) 構擬「難」*nār (> nân)，「儺」*n(h)ār (> nâ) 在上古時期韻母完全相同；白一平 (1992, 778-779) 構擬「難」*nan，「儺」*naj，則韻尾不同，難以諧聲。但是白一平認為 (p. 297) 「這些情形容易解釋，這乃是 *-j 代替了 *-n 或單純的丟掉了 *-n。它們本身並不是構擬上古漢語韻尾 *-r 的充分的理由」。

我們從漢藏語的同源詞來看，「難」*nan ‘calamity’ 與藏語 mnar ‘to suffer’ 同源，支持 Starostin 的構擬。但是 Starostin 把「瑳」構擬為 *shāj?；白一平把「瑳」構擬為 *tshaj? 却都與漢藏語的比較證據不符合。「瑳」*tsharx > tshâ ‘white and brilliant’ (在《詩經・衛風・竹竿》‘巧笑之瑳’指露齒而笑) 與「爍」、「粲」*tshans ‘bright, splendid, (showing white teeth: laugh)’ (露出潔白的牙齒而笑) 同源異形，兩個字都與藏語 m-tshar ‘beautiful, bright’ 同源，這些都不利於他們兩個人的構擬。他們都把「佐」構擬為 *-aj (Starostin *cājh，白一平 *tsajs) 也是一樣不合適，因為上面已經提到過，「佐」與「贊」乃是同源異形詞，必須要假定 *-ar > â (佐 *tsarx > tsâ) 與 *-ar > ân (贊 *tsars > *tsans > tsân) 不同的方言變化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²² Starostin 認為「原」字不入韻。

由此看來，「嗟」、「左」、「佐」等字必須構擬 *-r 尾，不應該構擬為 *-aj 尾。總結上面的討論，高本漢構擬「佐 *tsâ、贊 *tsân」，王力構擬「佐 *tsa、贊 *tsan」，Starostin (1989, 566) 構擬「佐 *cājh、贊 *cānh」，白一平 (1992) 構擬「佐 *tsajs、贊 *tsans」都無法令人滿意。只有李方桂的構擬可以合理的解釋「佐 *tsarx、贊 *tsans」的同源異形關係以及上面所引用的詩押韻的情形。總之，把歌部字構擬為 *-aj 或 *-a 都是不適當的。白一平 (1992, 293-297) 認為上古漢語有 *-j 韻尾，在高本漢構擬 *-r，李方桂構擬 *-d, *-r 的地方他構擬 *-j，而引用下面的漢藏比較證據為支持（以下是白一平的構擬）。

漢語			原始藏緬語	
55.	移	*ljaj	‘move, change’	*lay ‘change’
56.	死	*sjij?	‘die’	*səy ‘to die’
57.	妣	*pjij?	‘ancestress’	*pəy ‘grandmother’
58.	蝶	*kwaj? or *koj?	‘bee, wasp’	*kway ‘bee’
59.	蝸	*kwrāj or *kroj	‘snail’	*kroy ‘shellfish, shell’
60.	多	*taj	‘much, many’	*tay ‘big’
	侈	*thjaj?	‘great’	
61.	簸	*paj?/s	‘to winnow, sift’	*pwa·y ‘husks, shavings’

上面原始藏緬語 *-y 尾的構擬主要是根據緬甸語。例56與57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出理由，認為必須構擬韻尾 *-d，認為在這裡緬甸語的 -y 是來自原始漢藏語的 *-d。我們的構擬如下：

漢語			藏語		緬甸語	
62.	死	*sjidx	‘to die’	N-chi < *N-syi	‘to die’	se < *siy ‘to die’
63.	妣	*pjidx		phyi-mo	‘grandmother’	phê-ma < phîy-ma
			‘deceased mother’			‘great-grandmother’

另外緬甸語的 -y 也有來自原始漢藏語的 -l。例子如下：

漢語			藏語		緬甸語	
64.	銀	*ngjən	‘silver’	dngul	‘silver, money’	nguy > ngwe ‘silver’
65.	閨	*mjən		sbrul	‘serpent, snake’	*mruy > mrwe ‘serpent, snake’
			‘a kind of snake’			

緬甸語的 -y 對應藏語的 -l 是在 *-u 元音的後面。在這裡原始藏緬語的 *-ul 在緬甸語演變成 -uy (即：在 *-u 元音後面 -l 變成 -y)。

綜合上面情形來判斷，緬甸語的 -y 應該是後起的 (secondary development)，它可能一部份來自更早的 *-l，一部份來自 *-d，因為藏語有 -r, -l 等韻尾，而沒有 -d (書面藏語的 -d，我們認為是書寫 -t)，所以在漢語與藏語的比較中漢語歌部字如果對應藏語的開音節，我們認為它原來是 *-ad。例子如下：²³

漢語	藏語		
66. 波 *pad > puâ	‘wave, surge’	dba	‘wave’
67. 羅 *rad > lâ	‘bird-net’	dra	‘net, net-work’
68. 篲 *rjad > ljë	‘hedge’	ra	‘fence, wall’

緬甸語與藏語同源，我們將兩者加以比較，可以發現，藏語並沒有 -ay, -ad 等音節，而緬甸語則沒有 -l, -r, -d 等韻尾 (即沒有 -al, -ar, -ad 等音節)。藏語的 -al, -ar 對應緬甸語 -a，例子如下：

藏語	緬甸語			漢語
69. sbal	‘frog’	phâ	‘frog’	
70. gsal	‘to be clear’	sa	‘clear, pleasant’	
71. mkhal	‘kidney, reins’	khâ	‘loins, waist’	肝 *kan ‘liver’
72. N-tshal	‘to eat, food’	ca	‘food’	餐 *tshan ‘to eat, food’
		câ	‘to eat’	
73. gar	‘to dance’	ka’	‘to dance’	歌 *kar ‘song, to sing’
74. gsar	‘new, fresh’	sa’	‘make anew’	鮮 *sjan ‘fresh fish’

這六個例子顯示，如果原始藏緬語是 *-ar 或 *-al，則緬甸語 -r 與 -l 會脫落，變成 -a，而不會變成 -ay，所以緬甸語 -ay 來自 *-ar 或 *-al 的可能性應該可以排除。最大的可能性乃是認為緬甸語的 *-ay 來自原始漢藏語的 *-ad。我們的構擬如下：

²³ 關於這裡所引用的例子請參看 Gong (1995)。

漢語	緬甸語		
75. 移 *lad > jě	‘move, change’	lây	‘change’
76. 蠼 *kwadx > kuâ	‘bee, wasp’	kwây	‘dammer bee’
77. 多 *tad > tâ	‘much, many’	tay	‘very (intensive)’
78. 簸 *pads > puâ	‘to winnow, sift’	phwây	‘husks, chaff’

另外歌部字與元部字都與藏語 -al 有對應關係。例如：

漢語	藏語		
79. 河 *gal > yâ	‘river’	rgal	‘a ford, to ford (a river)’
80. 荷 *galx > yâ	‘carry’	sgal	‘load of a beast of burden’
81. 干 *kan	‘violate’	N-gal	‘to violate’
82. 肝 *kan	‘liver’	mkhal	‘kidney, reins’
83. 餐 *tshan	‘eat, food’	N-tshal	‘to eat’

綜合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上古元部字 (*-an)，不管是來自原始漢藏語 *-al 或 *-ar 或 *-an，一律構擬為 *-an，最有利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至於歌部字則可能有三種來源，*-al, *-ar 或 *-ad，我們仍然無法做全面性的構擬，無法給所有的上古這三部字做正確的構擬。

總結這一節的討論，我們所能做到的是：上古漢語脂、微、歌三部字，根據它們在藏語的同源詞是 -r 或 -l，而假定這些字在上古漢語以及原始漢藏語也是收 -r 或 -l。如果它們對應的藏語是開音節的話，我們就假定它在上古漢語以及原始漢藏語中是收 *-d 尾。這樣假設不但能解釋漢語內部的諧聲、押韻，以及同源異形詞的現象，也能清晰、合理、有規律的解釋漢藏語的對應關係，並能描述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的語音演變。我們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本來就是一個假設的系統，用於解釋漢語內部的語音現象，現在我們所提出的系統更擴大範圍，解釋包括漢藏語系其他語言，應該優於原來的系統，可以取代原來的系統。

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可用以引導漢語上古音的研究，發現失落的聲母。

理論上，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應該是在漢語上古音構擬完成之後才能進行，必須要到漢語上古音構擬完成之後，才有可能根據構擬的上古漢語與藏緬語作比較，構擬原始漢藏語。然而由於漢語上古音構擬當中有一些特殊的困難，必須借助於漢藏語言的比較來提供解決的線索，也就是說漢語內部的資料必須仰賴漢藏語的比較加以詮釋。

上面幾節所提到的都是關於韻母構擬的問題。在聲母的構擬方面，我們也遇到同樣的情形，例如中古漢語只有一種流音 l-（來母），如果純依賴漢語內部的資料，由中古音上推上古音，只能推定一種流音。可是與漢語同源的藏緬語卻大都有 r- 與 l- 兩種流音。這種情形長久以來為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帶來困難。李方桂（1971, 11）根據古代的借詞與對音，如漢代用「烏弋山離」去譯 Alexandria，即用「弋 jək」對譯第二音節 lek，推測中古音零聲母的喻四 (j-) 在上古乃是一種流音，因為中古音已經有流音 l-，遂為喻四的上古來源構擬 *r- > j-。這在當時是上古音研究重大的發展。然而隨著比較研究的進展，逐漸確認與藏文 r- 對應的漢語乃是來母 (l-) 字，而與藏文 l- 對應的是喻四 (j-)，因此才有中古漢語來母 (l-) 來自上古漢語 *r-，中古漢語喻四 (j-) 來自上古漢語 *l- 的認識（依此則「烏弋山離」的對譯中原來乃是用 l 去譯 j，用 r 去譯 r）。這樣的進展主要是從漢藏語的比較而來。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對應的關係。

漢語	l- < *r-		藏語	r-
84. 篲	ljě < *rjad	‘hedge’	ra-ba	‘fence, wall’
85. 羅	lâ < *rad	‘bird-net’	dra	‘net, net-work’
86. 六	ljuk < *rjəkw	‘six’	drug	‘six’
87. 良	ljang < *rjang	‘good’	drang	‘sincere, honest’
88. 涼	ljang < *grjang	‘cold’	grang	‘cold, cool’
89. 量	ljang < *rjangs	‘a measure’	grangs	‘number’
漢語	j- < *l-		藏語	l-
90. 揚	jang < *lang	‘lift, raise’	lang	‘to rise, to arise’
91. 羿	ju < *lug	‘sheep’	lug	‘sheep’
92. 勸	jäi < *lads	‘toil, fatigue’	las	‘action, deed, work’
93. 翼	jək < *lək	‘wing’	lag	‘hand, arm’

漢語上古音的構擬與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息息相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可以啓發漢語上古音研究另外一個重要的例子乃是關於中古漢語喻三 (jw-) 的上古來源問題。這個問題各家的構擬相當分歧，高本漢構擬為 *g- (不送氣的 *g-，與他的中上古音，送氣的 g' 不同)，王力 (1957, 70) 構擬為 *y̥iw-，李方桂 (1971, 14) 構擬為 *gwj-，Starostin (1989, 157) 構擬為 *w(h)-，白一平 (1992, 217) 構擬為 *w(r)-。然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顯示它對應藏語 gro-，依此則應該構擬為 *gwrj- 才正確 (龔煌城 2007, 288-291)。茲舉幾個例子以示其大體情形。

漢語	藏語		
94. 友 *gwrjəgx > ყjəu	‘friend’	grogs-po	‘friend’
95. 胃 *gwrjəts > ყjwěi	‘stomach’	grod	‘belly, stomach’
96. 羽 *gwrjagx > ყju	‘a feather’	sgro	‘feather’
97. 于 *N-gwrjagx > ყju	‘to go, go to’	N-gro	‘to walk, to go’

另外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也對中古音邪母 (zj-) 的上古來源問題提供寶貴的資訊。邪母的上古來源各家看法也不同：高本漢 (1940, 16) 構擬 zj- < *džj-；李方桂 (1971, 11) 著眼於邪母與喻四的密切關係，為邪母構擬了 zj- < *rj-，而與喻四 j- < *r- 相對；白一平 (1992, 198) 構擬為 z- < *ħs- < *ħsl-；潘悟雲 (2000, 312) 構擬為 zj- < *sgl-，並舉以下漢藏同源詞以支持其說。

潘悟雲 (2000, 312)	藏語	
夕	*sglāk	zla-ba
象	*sglāŋ	glaŋ
俗	*sglōk	lugs

上面幾個字依照我們的構擬是：

漢語 z- < *lj-	藏語 l-	
98. 夕 zjäk < *s-ljak ‘evening, night’	zla-ba	‘moon’ < *s/g-la (Matisoff 2003, 162)
99. 象 zjang < *gljang ‘elephant’	glaŋ	‘elephant’
100. 俗 zjwok < *ljuk ‘popular usage, custom’	lugs	‘way, manner, fashion’
101. 詠 zjwong < *ljungs ‘recite, admonish’	lung	‘admonition, instruction’

漢語 z- < *lj-

藏語 l-

cf.

102. 勇 jwong < *lung ‘brave’
103. 通 thung < *hlung ‘penetrate, pass through’

根據漢語內部諧聲字的證據與漢藏語的比較所得的啓示，複聲母 *gr- 的第一個成分在上古到中古階段首先脫落，只有在前面有詞頭的情形下才得以保存（龔煌城 2001）。例如：

漢語		藏語	
104. 涼	*grjang > *rjang > ljang	grang	‘cold, cool’
105. 京	*krjang > kjæng		
106. 黯	*N-grjang > gjæng		
107. 隆	*grjøngw > ljung	grung-po	旺盛的
108. 降	*s-grøngw > kång		
109. 降	*N-grøngw > yång	grung-ba	‘meek, mild, gentle’

依此類推，我們也可以假定 *gl- 的 *g- 在上古演變到中古的階段首先脫落，而只有在前面有詞頭的情形下才得以保存。例如：

漢語		藏語	
110. 楊	*glang > *lang > jang	‘poplar’	glang-ma ‘alpine willow’
111. 耀	*glakws > *lakws > jäu	‘shine’	glog ‘lightning’
112. 畴	*glug > *lug > ju	‘a kind of song’	glu ‘song, tune’
113. 象	*gljang > *ljang > zjang	‘elephant’	glang ‘elephant’
114. 麝	*N-gljags > *gljags > džä	‘musk-deer’	gla ‘musk-deer’

從上面「象」、「楊」與「麝」的上古音構擬與漢藏語比較，更可以看出二者互動的關係。

肆・漢藏比較語言學的危機

最後一點必須提出來討論的是，在漢藏語比較研究當中對同源詞的選擇與認定的問題。最近以來研究比較漢藏語的人增多，出版的書也不少。各人所提出的

同源詞五花八門，相當分歧。漢藏語是單音節的語言，詞身很短，一個字又通常有多種不同的意義，不同的作者往往作不同的選擇，學者之間難以獲得共識。茲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其情形。例如「奕」字，金理新（2002, 115）引《詩經·魯頌·閟宮》箋的釋義「嬌美」，而認為與藏語 *jag-ma*「好的、漂亮的」同源；Peiros and Starostin (1996, III:8) 則以「奕、亦」二字同音同源，前者有 *great*，後者有 *also, furthermore* 義，而認為與藏語 *lhag* ‘more, beyond’ 同源。「欲」字金理新（2002, 115）認為有「貪欲」義，而與藏語 *jug-pa*「貪戀」同源；而 Peiros and Starostin (1996, III:44) 則認為「欲」有 *desire, wish* 義，與藏語 *ltogs* ‘be hungry’「飢餓」同源。薛才德（2001, 52）認為漢語「病」與藏語 *sbjon(po)* 同源，而金理新（2002, 70, 461）則認為它與藏語 *bro*「疾病」同源。

至於同一個作者而認為一個漢字同時和幾個不同的藏語對應，也屢見不鮮。例如：「降」字金理新（2002, 63）認為與藏語 *N-khung-ba*「降生、誕生」同源，但在另一個地方（p. 68）則引《說文》「下也」，而認為與藏語 *hlung-ba*「墜落、下墜、落下」同源。從「降」得聲的「隆」（p. 52）字，作者引《說文》「豐大」義，認為它與藏語 *roŋ-ne*「茂盛貌」同源，但在另一個地方（p. 58）則引《禮記·檀弓》注「盛也」，而認為它與藏語 *gruj-po*「活力強、生長力旺盛」同源。這四個字當中我認為只有「隆」字與藏語 *grung-po* 的同源關係比較可靠。

「洋」字金理新（2002, 115）引《詩經·大雅·大明》傳「廣也」注釋，認為它與藏語 *jan-po*「廣大、寬闊」同源，但在另一個地方（p. 460）又認為它與藏語 *rgja*「廣闊、廣大」同源；同一個字 Peiros and Starostin (1996, III:20) 則認為有「大的波浪」的意義，而認為它與藏語 *kloŋ* ‘waves’「波浪」同源。「章」字金理新（2002, 460）引《廣雅》釋義「程也」，認為與藏語 *than*「規格、標準」同源，但另外又引《說文》「樂竟爲一章」，認為與藏語 *tha-ma*「最後、終極，末尾」同源；Peiros and Starostin (1996, II:176) 則認為「章、昌」有 *brilliant, splendid* 等義，而與藏語 *mdajns* ‘brightness of face, appearance’ 同源。潘悟雲、馮蒸（2000, 198-199）把「谷」字同時與藏語 *grog*「急流的深谷」、*gconjs*「深谷」、*lun*「山谷」比較，把漢語的「空」字同時與藏語的 *kjoŋ*「中空」、*ston*「空虛」、*dgun*「天空、虛空」比較，認為這些都是漢藏同源詞。

「洋、奕、欲」等是中古漢語喻四字，金理新提出了大量他認為是漢藏同源的字，主張它們與藏語 *-j-* 對應，提出喻四兩分的主張——分成 **d-* 與 **j-*（金

理新 2002, 115），反對多數學者已經建立的共識，而不理會前賢把喻四構擬爲 *r- 或 *l- 所提出的理由。另外他也提出了大批的漢語來母字 (l- < *r-) 與藏語 l-「對應」的「同源詞」（金理新 2002, 53），然而這些字中並沒有一個是屬於大家能共同認定的基本詞彙。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應該重視基本詞彙所呈現的漢藏語對應關係，審慎選擇同源詞。否則將使人覺得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一批「漢藏同源詞」來證明自己對上古音的看法。各家對同源詞的認定相當分歧，所提出的同源詞南轅北轍，呈現一片混亂的景象。這是漢藏比較語言學所面臨的最大危機。這樣的發展讓許多人對漢藏比較語言學失去信心，誤認為漢語與藏語音義有點相似便是同源詞。不同的學者提出不同的同源詞，五花八門，學習者不知孰是孰非，無所適從。

漢字有數萬個字，古代文獻上出現的常用漢字也超過八千，而一個漢字通常都有很多不同的意義。同一個漢字而被不同的學者拿來跟不同的藏語作比較，乃是嘗試與錯誤的過程，是不得已的事。如果主張一個漢字能同時與不同的藏語對應，必須提出解釋，說明原始的一個詞如何能有規律地演變成後來音韻不同的兩個詞。否則兩者中必定有一個是錯誤的。一個人所提出的全部同源詞必須能形成一個系統，提出者必須能解釋整個系統以及其演變的規律。而對應規律則必須建立在基本詞彙上，才可靠。凡是背離系統的同源詞都是不可靠的，應該放棄。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在摸索中前進，必須建立判斷的依據，逐漸形成共識才能發展爲一門真正的學問。

伍・結語

高本漢發表〈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以來已經過了八十年。在這八十年間由於很多學者的努力，漢語上古音的研究獲得了重大的進展，而在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方面很多重要的漢藏同源詞也不斷被發掘。然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也面臨了新的危機。本文討論漢藏語比較研究所牽涉到的若干問題，討論漢語上古音的構擬與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互動的關係，以及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所面臨的危機。

樊煌城

(本文於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收稿，九十八年六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係參加史語所八十週年國際研討會 “The Global History of Philology: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Different Scholarl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2008.10.28-29) 論文。原來的英文名稱為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Sino-Tibetan Philology.”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段玉裁，〈古十七部諧聲表〉，《六書音韻表》，臺北：廣文書局，1966。
江有誥，《音學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3。

二・近人論著

王力

- 1937 〈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2.3：
473-539。
1957 《漢語史稿》，1957初版，北京：中華書局，1980。
1985 《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方桂

-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1-2：1-61。

金理新

- 2002 《上古漢語音系》，合肥：黃山書社。

郭錫良

- 1986 《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雅洪托夫

- 1986 《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董同龢

- 1944 《上古音韻表稿》，1944初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

趙元任

- 1930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345-401。

潘悟雲

-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龔煌城

潘悟雲、馮蒸

- 2000 〈漢語音韻研究概述〉，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一）：漢藏語研究的歷史回顧》，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頁117-308。

鄭張尚芳

- 1987 〈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4：67-90。
- 2003 《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薛才德

- 2001 《漢語藏語同源字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龔煌城

- 1993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4：1-18，後收入氏著，《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
- 2001 〈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構擬〉，《臺大文史哲學報》54：1-36，後收入氏著，《漢藏語研究論文集》。
- 2003 〈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頁187-233，後收入氏著，《漢藏語研究論文集》。
- 2005 〈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丁邦新、余靄芹編輯，《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57-93。
- 2006 〈上古漢語前置輔音對韻母演變的影響〉，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頁687-708。
- 2007 〈西方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與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80-295。

藤堂明保

- 1957 《中國語音韻論》，東京：江南書院。
- Baxter, W. H. (白一平)
-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Benedict, P. K. (白保羅)

- 1948 "Archaic Chinese *g and *d." *HJAS* 11: 197-206.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dman, N. C.

-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edit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 Waugh. Leiden: E. J. Brill, pp. 34-199.

Coblin, W. South

- 1976 "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TP* 62: 45-70.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1.3: 455-490.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In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ed by William S.-Y. Wang.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p. 41-92.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Paul Geuthner.
1928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ober): 769-813.
1929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 165-183.
1934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漢語詞族.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5: 1-120.
1940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漢文典.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2.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29.

龔煌城

Matisoff, James A.

-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原始藏緬語手冊：漢藏語構擬的系統與哲學.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iros, I., and S. Starostin

- 1996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Five Sino-Tibetan Languages.* Melbourn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Shafer, Robert

- 1951 “Studies in the Morphology of Bodic Verbs.” *BSOAS* 13: 702-724, 1017-1031.

Starostin, S. A.

- 1989 *Rekonstrukcija drevnekitajskoj fonologičeskoy sistemy*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Moscow: Nauka, Glavnaja Redakcija Vostočnoj Literatury.

Yakhontov, S. E. (雅洪托夫)

- 1960 “Fonetika kitajskogo jazyka 1 tysjačeletija do n.e. (labializovannyе glasnye)” [The phonolog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1st millennium B.C. (rounded vowels)]. *Problemy Vostokovedenija* [Problems of Oriental Studies] 6:102-115.

Problems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Philology

Hwang-cherng Gong

Member, Academia Sinica

In 1928, the found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wedish sinologist Bernhard Karlgren,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in which he enumerated four different means of reconstructing the sound system of Old Chinese. In his article, Karlgren referred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four methods, but then dismissed it at once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field was not mature enough for such researches, leaving it undeveloped in the article. The other three methods delineated by Karlgren were the study of lacunae (holes in patterns) i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Middle Chinese, the study of phonetic compounds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study of the rimes of the *Shijing*.

Eighty years have elapse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Notwithstanding advances in the field mad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rimar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continue to be the third and fourth methods mentioned by Karlgren. As for the second method, the focus has shifted from the study of lacunae in the Middle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to systematic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sound systems of Middle Chinese and Old Chinese. As a resul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hinese final system has been based on sound change rules inferred from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Middle Chinese and Old Chinese rime categorie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first of Karlgren’s methods, namel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places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comparative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Theoretically speaking, Old Chinese phonetic forms must be reconstructed before they can be used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However,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 correct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relies largely upon clues provided by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comparison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sound relations of compound characters in Old Chinese allow for man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here

樊煌城

are many ways of reconstructing consonant cluster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sound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The best solution is to choose the sound values that can accommodate both the phonetic compounds (internal sources) and the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Sino-Tibetan language study (external sourc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justify the reference to comparative evidenc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 as well.

Keywords: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comparative philology method